

中国现代史上的疯妄墨客

(上册)

中国现代文坛的春秋魔笔

妄谈·疯话

宣永光著



宣永光 著

妄谈·疯话

今日中国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2 号

妄谈·疯话

老 宣 著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400 千字 18 印张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

ISBN 7-5072-0672-6/C·17

定价：11.90 元（上，下）册

写在前面

三十年代，四川的李宗吾与北京的老宣，可谓中国文坛的两位奇人怪杰。

近几年，一部《厚黑学》重新出版，使许多读者认识了李先生，而老宣及他的惊世骇俗之作，却尚未被今日大众所重识，实是一件憾事。

老宣氏宣，名永光。今河北省滦县人。朋辈屡以老宣呼之，因以为号。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，后自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，五年之中，改换七种职业。继之先后在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、民大、华大、朝大、北大、铁大、平大等校任历史、地理、英文讲师。自嘲又滥竽于政军二界，为中下两级官佐，却都不能“安守本分”，偏对人生，社会，官场，家庭，男女二性等问题贯通研究，自立学说，大发议论。

老宣，可谓中国现代文坛的春秋魔笔，现代史上的疯妄

鬼才。当年一部《妄谈》，曾令读者哗然，掀起一阵喧然大波，初版四千旋即售罄；紧接《疯话》又出，半月内一连四版，售出万册。人们争相传阅，言必谈老宣，街谈巷议，褒贬不一，读者推波助澜，老宣《疯话》连篇，续辑接踵，一发不可收。一时京城轰动，洛阳纸贵。

老宣如何“姑妄”“疯话”，果真能使读者惊叹，甚觉神了！奇了！绝了！倒底是“心清似水，吐气如虹的老宣，还是不学无术，昏天黑地的疯子。”只请读者“将其全部阅完，细加思考，再开尊口，动尊笔。”现将发表于当时报刊、丛书中的精采论述，按原文时间顺序整理，编排为上、下二册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编 者

1993年7月

导 言

《妄谈·疯话》即将出版，编者嘱我写几句话。他们以为我是熟悉现代散文的，对现代散文的重印贡献过一点微薄之力，编选过林语堂、梁遇春、谢冰莹、朱湘、陈西滢等人的散文，而这些人在半个世纪里差不多被出版界遗忘了。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对宣永光有个了解。其实不然，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，宣永光在北京《实报》上连载这些大作的时候，我这个晚辈还没有出生呢！我对林语堂、梁遇春的了解，主要来自大学的课堂上。近年来，我又被“五四”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所吸引，想尽可能地将当年发生过影响的著作搜罗起来，重新印刷出版，以便于学术思想界探求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轨迹。我以为，凡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做过贡献的人，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。但说老实话，宣永光对

我来说，确是个陌生人。当年发表这些补白的那张显赫一时的进步小报——《实报》，也因社长管翼贤的论为汉奸而永远停办了。为了应付差使，我读完了《妄谈·疯话》的清样，说实在的，我被作者奇特的思维方式吸引住了。读完以后，细细想想，作为这部奇书重新编印后的第一个读者，还确有些话要说。

“文章会为时而著”，这是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。正如鲁迅的杂文是时代的产物，宣永光的“疯话”，同样也是时代的产物。二、三十年代的中国，是个可诅咒的时代，也是需要启蒙、呐喊、战斗的时代，各种新的学说、主义纷纷传入中国，新与旧、正与邪、进步与反动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，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化大军，拿起各种武器，无情地揭露旧世界，给旧世界以真正沉重的打击。这是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流。而在各式武器中，杂文是有独特贡献的。这是因为杂文是匕首，是投枪，是最轻捷的武器。宣永光的《疯话》之类，也是杂文，但我想这是属于支流和旁流的。

纵观《妄谈·疯话》，作者对社会、人生、官场、男女等方面的丑恶现象，作了无情的揭露，涉及的范围广，语言幽默诙谐，鞭辟入里，入骨三分。尤其对军阀政治，作者的揭露是大胆而深刻的。但作者疗治社会病的处方却是错误的。作者说：“我国现在不缺好主义，只是缺好人。没有好人，纵

使某种主义，普及全国，小民也不过以为是去狼进虎，以暴易暴，出了火坑，掉入油锅，躲了一刀，挨了一枪，吐出黄连，吞了苦胆。”按照作者的观点，社会的进步不在于社会制度的建设，而在于社会出现几个好人。这和当年胡适先生的“好人政府论”是一个主张。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“好人政府”的破产。

作者还说：“图强，要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，切莫学魏孝文帝的移风易俗。国民性一失，就入了亡国灭种的路途。我见一些青年男女，穿必洋服，说必洋话，吃必洋饭，动必洋物，我不禁为中国民族的前途，抱无限的哀痛。”宣永光是主张改革图强的。但是，他的改革主张无疑还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那一套。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束缚了他。其实，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需要变革的。唯有变革才能生存，才能发展，才能图强。而宣永光是不明此道的，所以他鼓吹“用夏变夷”是妄自尊大，“用夷变夏”是自趋灭亡。无疑，这结论是断然错误的。他尽管对他所处的时代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，但他给人们指出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，这就是他的文章里尽管会有不少闪光的思想，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，而只能是旁流或支流了。

有人说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发达的是伦理文化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文明。在《妄谈·疯话》中，是不乏许多令

人难忘的格言和警句的。譬如：

“名誉是人生最靠得住的财产。”

“良心胜私欲，则为君子。”

“有真道德，必有真胆量。”

“贪财是万恶之源，说谎是万恶之始。”

“肯当面得罪人的人，无论如何，会是好人。”

“说实话得罪人，是一时的，说谎话联络人也是一时的。”

“革命须革心，革心须肯说实话。”

“为好人，只要一个良心。做恶人，须费千条妙计。”

“人能责己，立刻就觉得风平浪静，海阔天空。人若责人，登时就现出愁云惨雾，荆天棘地。”

但是，需要指出的，这些格言和警句，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，是有其一定价值和意义的，这大概就是《妄谈·疯话》重印的原因所在。但作为“救国之道”是万万不可取的。我想，今天的读者是会明白的。

范桥

1993. 7 于北京

题 词

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。

———滦县邓毓莲

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，不佞每日读罢疯话后，不独郁结之气，顿觉舒畅，即乏味不开之食量，亦增白饭两碗，尝闻少陵诗可愈疟疾，陈琳激能驱头风，美哉斯言，信不我欺。

———唐山顶寒

不偈当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———北平林东湖

每读快论，有如多年积痒为之一搔。

———滦县朱意防

句句切中时弊，段段纠正人心，对症下药，扎针见血。

———效忍斋主人

疯话好处在哪里？就在能为人泄忿。

———罗秉南

本来，人们说话，必须要有分际。领导民众的，要说空话说大话。攒挤门路的，要说好话说软话。为人师表的，要说废话。受人教训的，要说狂话。对于朋友，要说假话。对于尊亲，要说瞎话。事关利害，要说模棱话。事不干己，要说风凉话。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。老宣先生，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，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，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，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，由此看来，老宣先生，确也有些半疯儿。

——马镜澄

书斋有奇宝，长坐四维中；敢乘春秋笔，何殊夏禹功，所谈无一妄，（指《妄谈》一书）其话不曾疯，为问宣南客，伤心几辈同。

——万南溪

愤世如刘骂，变时似贾吞，针针皆见血，语语痛惊魂，泪洒斯民涕，文崇吾道尊，滔滔何处是，予欲噤无言。

——李莲庐

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。

——王锡满

举世皆浊，凡事无不令人发指，独一阅我公伟论，积年养疥，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拍案称快。

——张熹光

参合新旧之说，不偏不倚，适得乎中。

——马倚衡

牖民觉世，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，疯话一段庶几斯人。

——新城无名氏

盼望先生将来成一个有力的宣道者。

——烟台文评君

示全国以正路，不啻暮鼓晨钟。

——正定何子居

理有真詮，意无虚构，有益世道人心，洵为深切。

——马头沟马仁涛

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里燃烧着，全身血管涨着，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。

——天君

俾闻足戒而言无罪，虽由笔妙，然亦悉从困心衡虑出，先生之志苦矣。

——廖葆尼

独具只眼，卓见卓识良知良能之血性语。

——李退厂

以舆论改良社会。

———涿鹿李仲颖

国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，疯话是拘魂的大神咒。当道能采纳，则是大明咒。国民能奉行，则是无上咒。家庭能采为训，则是无等咒。

———广权

降邪说，济时乱，继六经之绝响，述孔孟之独唱。

———古渝李华仁

寸有所长尺有短，优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时真作假，是非原可变更，考史经，三人言成虎，众口可铄金。马瞎人盲，且鹿可为马，犬可名羊，疯否无定衡。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横，倘或一言犯忌讳，目为邪说横行，近百春，时殊而势异。伦理极贱轻，老宣虽疯，行确未疯，谁醉究谁醒。

———徐沟殷仲良

序

管翼贤

当代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，在他着手编辑的《世界文库》的发刊缘起上说：

“伟大的文人们，对于人群的贡献，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，他们是以热切的同情，悲怜的心怀，将他们自己的遭遇，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，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、微笑、悲哀、愤怒、欢悦，一点也不隐晦，一点也不做作，他们并不在说教，在教训，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。但其深邃的思想，婉曲动人的情绪，弘丽隽妙的谈吐、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”

这是说一个文学家，怎样把他婉曲动人的情怀，从弘丽隽妙的谈吐中，发为伟大的作品，而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人们，成功了对人群的贡献；这个贡献是由美的方面，通到真的方面和善的方面。

科学家的贡献，是由真的方面，通到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怀并不婉曲动人，谈吐也并不弘丽隽妙。

哲学家的贡献，是由善的方面，通到真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怀甚至于冷得骇人，谈吐甚至于使人莫明其妙。

人，人生，是希望共同向真、美、善的地方走去，承受科学家哲学家的启示和文学家的感动，这些都很必要，但这些又都很费劲，因为我们对科学家须理解，对哲学家须思考，对文学家须体验，并不是任何人只要听到他们一语一句，或者一个原理，一个解说，一首诗以及一篇小说，便能通了七窍。他必须有理解，思考，体验的能力，才能够懂得，任你文学家对人类贡献如何的伟大，要不是你的读者，读者要没有欣赏的能力，那伟大从哪里成立？

文学家之所以比较容易使人鼓励，慰藉，激发，正是他将某一段人生，在理解了，思考了，体验了，把它真、善的地方，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，再加上一件美的外衣，显示给你，我们不必多费劲，也便能体验出来，只要我们太不是白痴，太不是文盲。

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某段，缩成某点，索性再将那件美的外衣也脱掉，便是赤裸裸地将那一点体验得来的真、美、善，用三言两句很平凡的话语叫喊出来，这个，我想只要有灵性，有耳朵，感受了便能理解，能思考，能体验，一点也不费劲吧？

在实效方面说，我们要理解一点什么，看一本书，不如听一篇演讲；听一篇演讲，又不如听一段格言；听一段格言，又不如学两句俗谚。这就因为俗谚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，便把一个人生活法则，正面或反面的启示给你了。

过去几十年，读一部《四书》，知道了做人，读一本《增广》，也一样知道了做人。

现在，从小学念《公民教科书》一直念到《人生哲学》，知道做人了。不能这样，你最好还是去读《增广》，虽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人生法则，但没法子，因为现在通俗一点完全一点的代替这本书的书，还没有出世！

《增广》上说：“同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这便是我说的听格言俗谚胜过读书的注脚，假如你不能再多读书了，那么，你最好多听人说关于人情世故道德文章的话。

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，嚷出来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某一点体验，这又是最天真的。因为他只凭他的热情，一感到某点的叹息，的微笑，的悲哀，的愤怒，的欢悦，便是一点也不隐晦，一点也不做作，更不用深邃的思想，婉曲动人的情绪，弘丽隽妙的谈吐，他只是如实地，赤裸裸地，吐出来为快。就是说，他所体验得来的真、美、善，他不十分要经过科学的分析，哲学的论证，以至于如文学作品加上美的外衣，他的话使我们一听就懂，一懂就开窍，就搔着痒处，于

是得了个启示。

当他要嚷出他的话，他也不是在说教，在教训，虽然有时人们觉得他似乎穿着教衣。他也不是在冷嘲，在热骂，虽然有时人们觉得他似乎有点红着脖子，竖着眉毛。他只是抓着他所遭遇的事物，凭他热烈的同情，悲悯的心怀，给一个批判或认识，如实地，赤裸裸地再倾吐出来，丝毫不加妆点，而且很干脆就是这两句，不管它的美丑，所以，它常常是对社会反动的，是有点像疯疯癫癫的。

非难他的，说他在穷发牢骚，只要不是非难他的，一定说：“干吗老说在我心坎上？”因此，这说话，是更能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。